

## 电视片编导摄制人员

总监制：刘 镇

总编导：薛开勋

制片人：沈福矩

编导、撰稿：胡 滨 王沛东

编导、摄像：李永新

解说：张家声

音乐、音响：潘宝瑞 宋成恩

摄像助理：应明光 孙行波

资料编辑：孙 虹

剪辑、制作：李永新 刘莉莉 孙中联

作词：王沛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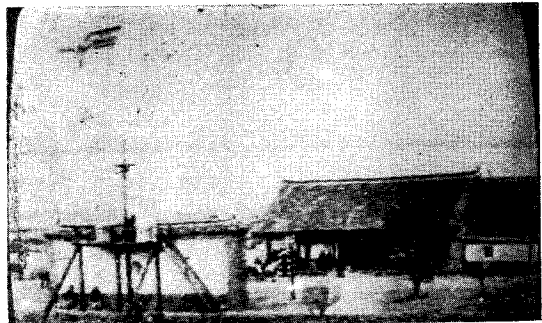
作曲：伍嘉冀

演唱：张伟进 杨曙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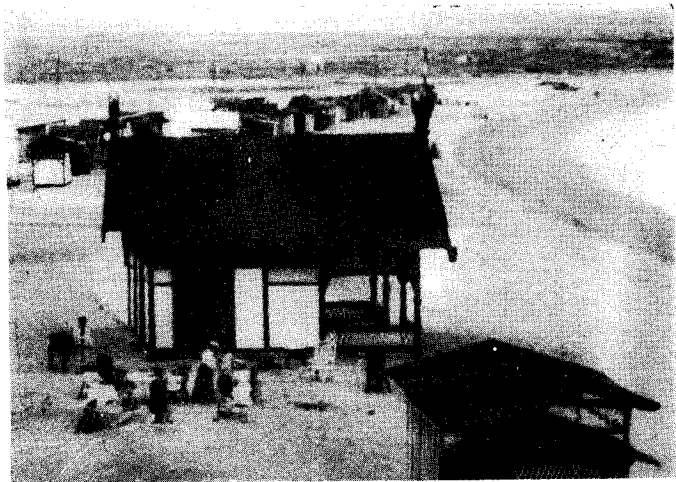
片名题字：杜大恺

特技：徐 彤 王 艳

录音：高海滨 薛 彤



老衙门



早期的青島第一海水浴场



早年的青島洋车队



### 摄制组剧照

① 在高架车上拍摄外景。

② 在农村拍摄外景。

③ 采访老舍夫人胡絮青。

①



②

③



## 序

灯下展纸，有一种感觉，仿佛时光正从窗外故乡夜色中那隐约可见的天际线上流过。

两年前，当我们往工作室东面的墙上贴第一张青岛市区略图时，面对那些回环交织的网一样的形状，一度陷入一种熟极了而又陌生极了的困惑。

我们真的认识自己的故乡吗？

两年中，这种困惑时不时地袭扰我们，攻击着我们努力建立的自信。

不错，我们是地地道道的青岛人，生在这片土地，长在这片土地。尽管其中的一个曾经远离。但长夜梦回，黎明辗转，似总也没离开过这片土地。

苏轼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好像是说此时此地的人反倒不认识此时此地的风貌。

这是不是我们这个所谓的“宏伟建筑”的一句不吉利的谶语呢？

好在一部二十五史都是中国人自己写的，其中不少是当时人的笔墨。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化思考，每一代人都用自己的思考去观照昨天和今天。我们看到的陈腐，或许正是前人感到的新鲜；今天艰难地发现，或许将被明天嘲笑为轻浅。

一代人走过，留下一串纷繁的脚印，也留下一串不会随风而逝的自言自语，这种自言自语往往被称作“历史”。

我们确实没有勇气把这部作品称之为历史，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们没有具备撰写历史所需要的资质和准备，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在重若千钧的史实前，我们显得太力不从心；二是电视艺术这种规律的制约，使我们无法深入历史每一个细微的断层，全面地铺叙那些可能被赋予重大意义的每一个事件。

有一点我们差可自慰，现代的光磁技术，将完整无缺地把20世纪90年代初诞生的这一部不是“历史”的历史，传达给百千年后接踵而来的一辈辈青岛人。

一百年，在浩渺的时间长河里，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对于中华民族仅有的五千年文明史来说，是五十分之一。一个不小的数目。

今天的青岛市区，，不过二百几十平方公里，只占这个小小星球表面积的二百万分之一。但对人均居住面积六七平方米的今天的青岛人来说，是一个颇为广大的范围。

这样，在时间与空间遇合的座标上，凸现出我们真心挚爱的城市。

在摄制过程中，我们多次遭遇这样的问题：你们是按年代写呢，还是按地区行业写？，换句史学界的话说，是编年体呢，还是志传体？

这实际上是一个写史诗还是写县志的问题。但即使是写史诗，也应该是一部新的。

电视，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应当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这不仅包括新的技术手段，新的视听形象，也应该包括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新的表现

手法。

当我们确定眼下这种“横切纵剖，中心辐射式”的结构提纲时，并非没有意识到此去的艰难，12集系列片，几乎每集都在从头到尾说这一百年，杂沓和重复，很可能使我们陷入“治丝益棼”的绝境。

但是，电视画面的流动性、屏幕色彩的多样性以及艺术专题节目中最重要的因素——“激活点”，却制约着我们不能去蹈袭那些惯熟的手法。

我们不得不铤而走险。

感谢故乡，感谢这座城市丰富多采的风貌和极具个性的历程。

有人说，青岛历史太短，形不成浓烈的文化色彩。

这里有一个观察角度问题。

人类文明诞生的所有源头几乎是在同一起跑线上，沧桑盛衰、荣枯聚散，呈现为今天这种色块驳杂的现象。这座海滨之城诞生伊始迄今，从八方汇集于此的人们，带来了漫长时间和广大空间无数的文化信息，带来了人类许多共同的文化沉淀。从这种意义上说，这座百年之城具有更强

烈的文化色彩，其代表特色是它缤纷繁富的所谓“驳杂”。其实也正是这一个世纪中文化断裂与整合的一种典型模式。

《世纪之梦——青岛百年史话》和观众见了面，我们也听到了许许多多的意见和建议。有些遵嘱做了修改，有的则无法改动，好在大家现在对“遗憾的艺术”这句话已见惯不惊了。

解说词刊刻之际，我们向全体观众特别是家乡的父老兄弟、挚爱亲朋致以深深的谢意和歉意，谢的是大家能耐住性子看完这部不算短的作品并提出如许之多真知灼见；歉的是活儿没干好，把如此之大的一个题材轻易糟蹋了。

“战战惶惶，汗出如浆”，此乃我们面对这个题材和这部作品的一贯的真实写照。

王沛东

1990年岁杪

## 目 录

|                |             |
|----------------|-------------|
| 序.....         | 王沛东 ( 1 )   |
| 第一集 龙之故渊.....  | ( 1 )       |
| 第二集 血的箴言.....  | ( 10 )      |
| 第三集 风雷遗响.....  | ( 19 )      |
| 第四集 洋楼轶事.....  | ( 27 )      |
| 第五集 九曲回肠.....  | ( 36 )      |
| 第六集 路港沧桑.....  | ( 45 )      |
| 第七集 经纬春秋.....  | ( 52 )      |
| 第八集 文苑星云.....  | ( 60 )      |
| 第九集 发达之光.....  | ( 68 )      |
| 第十集 五星旗下.....  | ( 76 )      |
| 第十一集 山海风流..... | ( 84 )      |
| 第十二集 青岛梦寻..... | ( 91 )      |
| 后 记.....       | 胡 滨 ( 101 ) |

## 第一集 龙之故渊

公元1891年，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不大不小的人物，来到今天被叫做“青岛市”的这个地区。他拖着一条长辫子，捧着一道谕旨，把他的四个营同样拖着长辫子的士兵们，布防在迤邐于海边的几个渔村。

（登州镇总兵 章高元）

当时，世界列强的残忍目光正聚焦在一块巨大的胴体上，大大小小的、新新旧旧的屠夫们，拿着坚船利炮当餐具，一刀一叉地在吞食这块膏腴而又虚弱的大陆。深重的民族危机，压迫着五千年的古老文明。

这位抗法战争中立过战功的淮军将领，戴着正二品武官的显赫的顶子，来到这片当时被称之为“胶澳”的土地上，为自己修了一座衙门。风

雨飘摇的没落王朝，指望它成为一把坚固的铁锁，锁住这扇面向浩渺大洋的国门。

（总兵衙门）

随着他和他的军队的到来、电报房、邮局先后建立，这个海港小镇开始热闹起来。史学界认定，公元1891年，清朝政府决定在胶澳地区设防，标志着青岛建置的开始。

（分集片名《龙之故渊》）

20亿年前的一个瞬间，一条愤怒的山脉从海洋深处拱起了赤裸的脊背，当巨大的躁动缓慢下来时，一条凝固的长龙俯卧在欧亚板块东部，昂首北向。耸起的龙头就是大兴安岭，南部隐而又现的龙尾，逶迤化做山东半岛起伏颠连的丘陵。

半岛形成之后，崂山从地心深处呼啸而出，奔突的岩浆凝成今天瑰丽的花岗岩峰峦。它的脚下，躺着一个宁静的蔚蓝色海湾。

7500万年前，青岛棘鼻龙曾在胶州湾畔水草丰美的大泽中徜徉觅食。今天，这个足有30吨重的巨大动物的骨架清楚地向人们解释出“时间”这个概念所涵覆的深刻意义。是的，这是一片恐龙长吟过的土地，也是一片龙的传人孳生繁衍的

土地，是我们民族血脉的一个源头得以涌出的一片土地。

中国古代神话里描述过两个神仙的对话：女神仙麻姑对男神仙王方平说：自从咱们相见后，沧海已三次变做了桑田。

（海洋研究所研究员赵松龄说：“大约在17000年以前，地球处于冰期气候，极地冰盖发达。中纬度地区山地冰川比较发育，海平面比现在低130米，日本与中国陆地相连。距今10000年，气候转暖，海面上升到比今天低60米，6000年前更暖，胶州湾的海域略大于现在。气温大约比今天高两三度，海面高2至3米。以后气候又转冷，海面回降到今天这个水平。”）

据考古测定，在三里河出土的古代文化遗址共分两层，分别属于距今约6000年以前的大汶口文化和距今约45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有趣的是，这两个古代文化遗址竟然重合叠压在一起。大汶口时期的住房被压到了龙山时期的墓葬之下。据此，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在这两个古文化时期之间，有着紧密沿续的发展关系，说明旧文化一定要被新文化所代替，而新文化又是在旧文化基础上发展与提高的。

背倚群峰耸峙的大山，面迎风涛凶险的海洋，我们的祖先在艰难的生存中培养起坚韧而强悍的气质。当历史依次推开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一扇扇沉重的大门，齐国曾作为五霸之首雄距于春秋史册的浩繁卷帙之上。了解历史的人们都会记得那场著名的战役：公元前279年的一个黑夜中，从即墨古城里冲出1000多头愤怒的火牛和一支已没有任何退路的哀兵。摧山倒海般冲向燕赵楚韩魏五国联军的营垒，一泻千里、风卷残云，收复了被占领的72座城池。

这个第一次完成了中华民族统一大业的人，曾经三次来到为他修筑的崇高而宽阔的琅玕台上。站在这儿，他的骄傲、他的光荣、他的抱负、他的功业，在面前那无边无垠的蓝色波涛中黯淡了。

（秦始皇）

据史书记载，徐福受命从这里出发，为那位在人间已找不到更高追求目标的皇帝，去寻找尘世以外的欢乐和满足。这座小山和距之百里之遥的一座小岛，是不是徐福当年远航的起锚地与中途岛，远古的烟涛微茫，已很难确定了。但直至今天，我们的邻邦日本倒确实在追忆着这位最早

的友好使者。

（徐山、徐福岛）

不久之后，在这片浩茫大海中的一个荒岛上，发生了一件悲壮无比的事情，千秋万代之后仍然让人唏嘘不已。公元前3世纪末，刘邦统一了中国，下诏书给逃到这个海岛上的齐王田横：

“田横来，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来，且举兵加诛焉。”（《史记》）田横去了，但没有见到刘邦，在距离洛阳30里的客店中自杀了。消息传到海岛，500名追随田横驰骋多年、生死与共的壮士，在田横的衣冠冢前引吭哀歌，集体自刎。

（田横岛）

齐国在秦末短暂的复辟之后，又一度复亡了，从此再也没有复生，但深蕴在这片土地上的雄厚的齐文化基因，却造就培植了无数后人。如今，在中国各地，提起山东大汉的耿直仗义，有目共睹，有口皆碑，不愧是他们强悍的先民们的子孙。

自此之后，以黄土高原和中原地区为轴心的黄河流域文明，几盛几衰，几枯几荣。但这颗伸向大海的骆驼头颅，这个面向世界、面向整个人类文明的巨大滩头堡，却久久地处于被冷落、未

开发的卑微地位。

随着人类的成长，以及伴生的科技进步，对海洋的恐惧开始逐渐淡化。北宋年间，在青岛海运史上曾出现过挺拔向上的曙光。

这片土地上涨落过声容浩荡的潮汐，曾有过帆樯连云、桨橹喧阗的繁荣。虽然在短短的几百年间，沧海又一度变做了桑田。（胶州）所幸的是，这次变化前的情景清晰地留在我们祖先的笔下。宋代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密州知州范锔上书：“板桥濒海，东则二广、福建、淮浙，西则京东、河北、河东三路……宜即本州置市舶司。”“市舶司”的功能，大约相等于我们今天的港务局加上海关，再加上外贸局。

到了元代，海外贸易禁止又开放，反复了四次。但利用海路南粮北调却是这个最早建都于北京的一统王朝所必须采取的方案。于是，中国的第一条，也是唯一的一条连接两个海湾的内陆运河应运而生了。胶莱运河横贯山东半岛，原是两条流向相反的自然河流。开凿之后，起到过巨大而又短暂的作用。在元、明两代之后，胶莱河不再呈现船舰相接，帆樯相招的运河繁华，而仅仅作为大自然的一条脉管，疏导着暴雨和洪峰了。

地处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马濠运河遗址，作为当年胶莱运河的一个附属工程，保留着淤塞、古老的面貌，和当代的科技文明平分着黄岛秋色。

这座明代古城所扮演的历史角色，认真考究起来，跟大门上的锁头相差无几。其实，它并非建筑在国力衰减的明朝中叶或者大厦将倾的明末，而是建筑在开国皇帝洪武爷的升平年月里。

（雄崖所）

灵山卫、鳌山卫、雄崖所、浮山所，这些地名留给我们后人的教训是沉重而深刻的。我们的民族应当有攻不破的岸边堡垒，但更应当有歼灭入侵之敌于海上的强大舰队，和远航于世界各地的和平商船。

阻隔过哥伦布、夭折过麦哲伦的太平洋再也挡不住来自西方的膨胀欲望了。在坚船利炮掩护之下，源源倾倒入中国大陆的鸦片，严重地削弱了拖着长辫子的民族的元气，几千年的所谓“礼仪之邦”，沦落到任人宰割的地步。

清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6月6日，中国

近代史上一个著名的人物——李鸿章，在山东巡抚等随员的陪同下，来到胶州湾。

于是，这扇大厦将倾之前的门户，在列强们欲火中烧的眈眈虎目注视之下，匆忙地被遮掩起来。登州镇总兵章高元奉命移防胶澳，赋予了这个海边小镇以近代史上一种特殊的地位。我们的青岛百年史话就从这里开始说起——

从朱毛村的胶东国，从即墨城的老衙门，从古胶州的板桥镇，从章高元修筑的前海栈桥，到今天的开放港口城市青岛，其间是否有一条必然的历史链条呢？

人类在成长，海洋不再代表恐惧与屏蔽，而是一条宽广无比的道路，人类必将由蹒跚到稳健，踏上这条道路，走向一个又一个明天。

是大海，才诞生了青岛。

青岛的命脉是大海

在那蔚蓝的波涛之上，有青岛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青岛的艰难、耻辱、眼泪和鲜血，曾象那涨而又落的潮汐。